

裁军谈判委员会

CD/PV.179

17 August 198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

第一百七十九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8月17日星期二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查尔斯·加泰雷·迈纳先生（肯尼亚）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

澳大利亚: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巴西:

席尔瓦先生

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米哈伊洛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丁觉兰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俞孟嘉先生  
王芷芸女士  
林成先生  
李巍岷先生  
锁开明先生  
于中洲先生

古 巴:

莫斯克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维伊沃达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伊鲁谢克先生

埃 及:

哈桑先生  
巴西姆小姐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达伯维尔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蒂利克先生  
扎伊阿茨先生  
特拉普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加伊达先生

印度: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达马尼克先生  
卡西姆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川喜田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加泰雷·迈纳先生  
唐·南吉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阿克尔曼先生  
乌姆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阿布巴卡尔先生  
阿德波尤先生  
乌克依小姐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尔塔夫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瑞典:

希尔特纽斯先生

贝格伦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埃里克松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普罗科菲耶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菲尔兹先生

巴斯比先生

温斯顿女士

斯科特先生

委内瑞拉:

萨拉加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扎伊尔:

埃萨基·埃康加·卡贝娅女士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9次全体会议开始。

委员会今天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但是，根据《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现就有关委员会工作的其他任何问题发言的成员可就这些问题发言。

在今天会议上发言的有尼日利亚、意大利、荷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中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的代表。

首先请允许我欢迎挪威代表韦尔纳大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经验并长期从事裁军问题的外交家。韦尔纳大使从1977年以来一直是挪威外交部裁军问题特别顾问，并且从1978年以来，一直是外交部政策规划和研究司司长。他是出席第一届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挪威代表团团长，也是1980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审查会议的主席。韦尔纳大使也是外交部裁军和军备控制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我现在请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尊敬的尼日利亚代表依朱厄尔大使阁下发言。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这位兄弟的、不结盟非洲国家的代表主持委员会八月份的会议。你熟悉地主持了委员会的工作，显示出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干，我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你完成艰巨的任务时给予合作和支持。我的好朋友和同事大川大使在春季会议时做了很好的工作，也值得我们表示感谢。我还要向我们的新同事、罗马尼亚大使达特库表示衷心的欢迎，我并期望着密切地和他一起工作。我们将和多才多艺的、和蔼可亲的印度大使温卡特斯瓦朗告别，他将在本周末离开日内瓦。

十六年前，我荣幸地坐在这个神圣的大厅里，代表我国参加十八国裁军会议。当时我的感觉是，军备竞赛是一种潜在疾病的症状。如果人们能医治这种疾病，症状也就会消除。我所知道的所有良医是把疾病与症状区别开来的，并且总的来说，他们的处方都是为了医治疾病，而不是症状。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彻底失败后，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问题，我比十六年前更加自信这一分析。如果我能用我的尊敬的中国同事的话来说，捕鱼无须上树，只有下河。



(依未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根据各人的角度观察问题，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失败可归咎于许多因素，依我看，这些因素是：

1. 第一是非现实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为本委员会中逐渐形成的某些理论上的抽象观念提供了基础；以及

2. 其次是参加本机构的军事大国缺乏政治意愿。在这一方面，我想回顾一下本委员会中一位尊敬的成员在春季会议时提醒我们的话，他说政治意愿不是在日内瓦这里制造的。它是从各自的国内带来的。换言之，日内瓦能取得什么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以及这种估计所提出的安全要求。

我怀疑人们是否能认真地谈论裁军而不愿回答这样的问题——军备竞赛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总的来说各国都不愿意裁军？今年春季会议开始以来本会议厅中的某些发言似乎作出了正确的回答。尊敬的中国代表田进公使已经劝我们不要站在树上捕鱼。瑞典代表团团长图尔森夫人在8月3日的发言中谈了为什么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要比第二届特别联大好的原因。她承认这一事实，即第一届特别联大是“在国际关系、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的情况下”召开的。美国大使菲尔兹就同一问题在8月10日说“……裁军谈判委员会一直未能产生出一项条约。这是由于各这原因造成的。但我国代表团认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真正教训是本谈判机构不能把自己局限于对世界的狭窄看法中。如果真是如此，它就有偏离其真正目标的危险。”我认为这是个意味深长的发言，这不仅是因为它语言生动，而且是因为它含有恰当的信息。

可以看出，裁军谈判领域中大部分的协定是在令人愉快的国际气候下产生的。1963年的部分禁试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条约以及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等都是在缓和的时代签订的，可称为良好的国际气候下裁军谈判取得进展的典范。

如果有可能在裁军谈判的成功和良好的国际气候之间建立某种关系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努力改善国际气候，同时又为裁军谈判作出努力呢？我倒并不是说应在这里或联合国系统内的其他机构中设立一个工作小组，以便监测各会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2条第4款的情况。如果设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其工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作就不仅会对裁军方案，并且会对整个裁军谈判产生催化的作用。

今天我们大家都目睹着超级大国以及其他核武器国家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这可悲地反映了国际事务中的杂混无章和无法无天的现象。这一竞赛以及它所孕育的竞争性已经蔓延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世界，正如我们大家所知的，1945年以来所有的战争都是在第三世界发生的。这给第三世界的千百万人民带来了极端的苦难，并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我国代表团相信，本委员会早该召开一些非正式的会议，讨论裁军和发展的密切关系，我们希望，1983年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为这一重要的议程项目安排时间。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本期会议的工作计划。我国代表团同意，本期会议期间我们可利用的会期很短，这迫使我们要有选择性，应只处理我们议程中最紧急和最优先的项目。因此我们支持立即开展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我们认为，现在有限的职权，尽管有种种毛病，但不应堵死使目前不完全的职权更为现实的进一步的建议和提议。我国代表团对大家一致选举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表示欢迎。虽然我们对两个核武器国家不参加该工作小组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认为，它们的行动反映了国际气候中的不稳定的程度。我国代表团认为，核武器国家未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核隔离，这是无助于解决核问题的。

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本委员会仍然未能开始就“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这一紧急的优先问题进行多边谈判，它的信誉和效率将继续受到损害。至今为止“和平运动”所显示的自发的热情表明全世界坚信，核武器的选择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完全同意核冻结的意见，也同意停止生产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并停止进一步生产核武器。

我们再次要求载入第CD/180号文件的21国集团的建议应立即提交给委员会作出决定。我国代表团同意印度代表团的意见，即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对秘书长的第36/81B号照会性决议所作的回答中有足够的材料使委员会安排时间讨论如何防止核战争的措施。我们也支持印度关于设立防止核战争工作小组的建议。

(依朱厄尔先生, 尼日利亚)

虽然我们欢迎在日内瓦就中程核军备和战略军备进行的双边会谈, 但我们希望今后其范围将予扩大, 足以包括所有的武器系统。我们还同意这样的要求, 即这一论坛不应成为一种密秘膜拜场所, 对外故意封锁消息。本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社会有权利了解谈判的现状。

防止在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是委员会议程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是从核裁军的整个过程看其紧迫性的。外层空间的日益军事化表明军备竞赛中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倾向, 而我国代表团坚信, 外层空间应是人间的共同财产, 应该为了和平的目的全面加以利用。我们赞成设立一个讨论这一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认为公约的范围必须是全面的, 以包括反卫星武器系统。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就一项综合方案达成一致意见, 这是令人失望和灰心的, 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仍然认为, 具有专门和具体的国际裁军措施, 并具有明确的优先次序并在一定的时限内执行的综合裁军方案, 会给人们带来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希望。虽然我们同意在1982年会议剩余的时间里暂不进行该工作小组的活动, 以便使大家在罗夫莱斯大使干练的领导下进行思考和非正式协商, 但我们希望, 这段反省期不会被那些希望永远撇开这一方案的代表团用来施展其拖拉战术的借口。关于消极安全保证以及放射性武器这两个特设工作小组, 我国代表团也抱同样的态度。“冷却”期还应该特别为那些在谈判的过程中其政治意志依然难以捉摸的核武器国家提供足够的重新思考的时间。非正式协商也许可为这些问题成功地提供妥协性的解决办法。

我国代表团欢迎委员会关于在更多会议期间集中谈判化学武器问题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些武器乃是仅次于核武器的、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 考虑到两个主要集团所持的固执立场, 我们对实现这一领域中即使是最起码的成功所需的艰巨的讨价还价不抱任何幻想。我国代表团将和以往一样, 继续和波兰大使苏伊卡积极地合作, 我们高兴地看到他主持该工作小组的工作。

几个月前, 当美国大使菲尔兹阐述美国对实现全面的和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这一目标的态度时, 我们和其他代表团都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的发言。那时, 他告诉我们, 美国准备使其化学武器战争的能力现代化, 因为一个潜在的对手没有和美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国一起削减其化学战争能力，却反而大大增加了它自己的化学战争能力，这样就威胁了美国的安全，并且似乎这还不够，这个对手还怀疑美国是否在遵守生物武器公约。当时我国代表团同意瑞典代表团所指出的，美国的现代化计划只会发起一场毫无理性的化学武器竞赛，这只会使化学武器工作小组的工作更为复杂。我们仍然持这种看法。

我国代表团再次颇有兴趣地听取了美国1982年8月12日的发言，我们同意其中这样的观点，即未来化学武器公约中的核查和遵守安排应该是真正有效的，以便保证彻底地、可核查地禁止化学武器。

我们曾多次阐明了我们就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核查条款的立场，我们愿再次指出，化学武器公约应规定将国家核查手段和国际核查手段相结合，这两者应相辅相成。我们认为，单纯依靠国家核查措施是不现实的，它不能产生国际上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信任。关于核查问题，现在存在着根本的态度分歧，只有缩小这些分歧才能在拟定公约的过程中取得真正的进展。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苏联的基本条款草案，它显然是进一步进行具体工作的基础。在现在这个时候，我只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未来的化学武器公约必须保证化学战剂、弹药和装置的销毁，并保证化学武器生产工具的销毁和拆除。虽然总的来说我们同意在公约生效后十年内完成这些活动，但我们支持设立一个机构，使这些活动更早地完成，以便保证广泛地和迅速地遵守公约，这将加强国际信任，并有助于裁军进程。虽然核查条款仍然是一个有待跨越的主要障碍，但公约的范围问题仍值得我们注意。我国代表团注意到了苏联的观点，但我们仍然认为，纳入一项关于使用的条款不应有任何法律上的困难，因为通过增加了核查措施，这样的条款就会加强1925年议定书，并且，即使禁止生产化学武器的公约立即就能实现，从公约生效到全部销毁的时期内仍将保有化学武器。同样，只有某些国家大大改变其政治意志，才能保证就此问题取得必要的进展。我国代表团认为重要的是，公约中应有有效的条款忆及日内瓦议定书的规定，指出不应使用化学武器，并且应有有效的机构核查化学武器的使用。

本机构未能从开始以来取得任何重大的进展，这继续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现在重新看一看这个机构，并找一找是否有其他任何办法能提高这个多边谈判机构的效率，也许是适当的。虽然我们并不幻想保持这样的原则，即没有任何东西能替代坦率和良好的意愿，但我们的经验已表明委员会应经常地审查其组织程序，以便做到重在行动。

(伊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协商一致意见的规则，以及委员会中有人用这个规则来阻挠甚至是程序性之类的简单问题，这些显然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法为人定，而不是人为法定。我国代表团认为，本机构有能力审查那些限制性的和破坏性的、并非有益助的规定。

有人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例如让各特设工作小组自由地决定其工作程序，委员会在更长时间内工作的可能性，或改变名称提高其谈判机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建议，委员会应审查这些建议，并向联大第37届会议提出适当的建议。

但是，扩大委员会的问题需要认真而客观的审议。如果其目的是提高委员会效率的话。我国代表团虽然在原则上同意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应有给予充分的机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委员会的工作，但我们认为，为了谈判的目的，目前的成员数是足够的。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反对有限地扩大成员国数量，这样做必须考虑到地理的分布，此外还要考虑非成员国对裁军努力所作的积极贡献。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国际社会平衡的代表性。

主席先生，这是些具体的问题，是取得进展的必需的先决条件。我们不能在这个漂亮的大厅里耗费宝贵的时间，象罗马的尼采王朝那样“大难临头依然歌舞升平”。人类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考验时代，我们正面临着核灾难的危险。我希望委员会将有能力应付这一挑战！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尊敬的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阁下发言。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意大利代表团愿祝贺你接任委员会的主席，并祝你在工作中一切顺利。你主持我们工作的能力再次反映出了你作为一个外交家的非凡才干，并且不愧为一位意大利与其保持着富有成果的关系的国家的代表。

我国代表团还要感谢卸任主席大川大使，感谢他在委员会工作特别困难的时候在完成其任务时所采取的堪称典型的做法。

我还要借此机会热烈地欢迎罗马尼亚代表达特库大使，对本委员会中的杰出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

成员、尊敬的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的离任我国代表团表示惋惜。主席先生，还请允许我完全赞同您对挪威韦尔诺大使所致的欢迎词。

由于委员会本期会议会期短，我感到如果我只限于谈谈我国代表团对直接有关我们目前工作的某些问题的意见，这将较为合适。这些问题是核禁试、化学武器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经常非常艰巨的谈判后设立起来的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最终在利德戈尔德大使有利而富有经验的主持下开始工作了。该小组的头几次会议是在积极的气氛中召开的，这使我们对本期会议期间有可能对实施其职权开好一个头感到乐观。我们感到美国代表团的態度是特别令人鼓舞的，这将使该小组的工作有更大的回旋余地。两个代表团的缺席显然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暂时不应妨碍工作小组进行重要的和有益的工作。该小组在目前是唯一的处理核禁试问题的国际论坛。

而且我们相信，在审议有关核查核禁试遵守情况的问题时，新的特设工作小组一定会借助于科学专家特设小组的工作。这两个机构之间某种程度的配合将肯定是有益的。还有，几个代表团提出的扩大专家小组的职权的问题应该予以审议。

委员会只是在化学武器问题上才最接近于完成其作为一个多边谈判机构的机构作用。我们对该工作小组主席苏伊卡大使表示极为赞赏。我们赞成在本期会议结束时完成拟定一项文件的目标，这样，这份文件就能在明年成为草拟一项公约案文的基础。该工作小组中的讨论情况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努力是否能成功，从根本上说要取决于是否能就充分的核查制度达成一致意见。在这方面，我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荷兰表示感谢，它们在本届会议期间在这一领域中作出了非常有益的新贡献。同样，我们对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各项建议也表示兴趣，这些建议所引起的各种意见以及人们就此等待的答复对于我们今后的努力将有相当大的帮助。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这个具体问题，我想简单地回顾一下我们的立场。我们已在工作小组中作过说明：应在具有一种足以充分处理指控问题的程序的范围内寻求解决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为此目的，未来公约应包括一个条款，明确地赋予协商委员会以调查任何有关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的权能，而不管《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对此有无规定, 当然该议定书的有效性应明确地加以重申。这一条款应基于承认这一事实, 即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必然意味着违反公约条款中规定的某一种或某几种义务。

然而, 极为重要的是, 应能够迅速地调查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为此, 应规定, 在收到一份有材料根据的指控后应相当自动地开始调查。协商委员会在这方面的职能应不仅适用于某个公约缔约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案件, 而且还应适用于在某个缔约国帮助下使用化学武器的案件。去年我国代表团建议一种方案, 这一种方案已载入组成部分第十三条的注释中, 它包括上述两种可能性: 我们注意到今年有一些代表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 因此我们希望, 我们的建议将能成为解决这个微妙问题的妥协基础。

我高兴地注意到, 委员会似乎决心从今开始给予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以应有的注意; 今年春季发表的一些保留意见似乎已经克服。有人已提出建议, 设立一个讨论这一议程项目的工作小组。我们原则上同意这样做。但是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应设立一个附属机构, 而是如何就此问题开始工作。重要的是该工作小组应有一个适当的职权范围, 这不仅是因为该问题技术上复杂, 而且因为关于该领域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谈判我们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如果没有一项为讨论规定具体目标的职权范围, 那么讨论将很可能是无的放矢的。我国代表团一直提请委员会注意, 有必要紧迫地优先审议有关有效而可核查地禁止反卫星系统的问题。这本身将是一个颇具雄心的任务。虽然委员会就此问题的意见分歧, 但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某些代表团的<sup>思想</sup>有些变化。

关于我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委员会将审议的其他问题, 我们应铭记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教训。虽然那届特别大会没取得多少具体成果, 但它使我们懂得某些事情。就通过综合裁军方案——会议的主要目标——所进行的谈判就是证明。虽然证明不可能达成一项协定, 但这些谈判使国际社会有一次独特的机会深入地审议有关裁军的各项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 讨论导致了对各种问题以及各方立场的更明确的了解, 这本身就是个有价值的成果。

我国代表团仍然很赞成继续努力, 以便通过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迄今为止进行

(阿莱希先生, 意大利)

的谈判表明, 现在基本上存在两类问题: 一是与方案的结构有关的问题, 二是与其具体的编写有关的问题。特别对核武器问题而言是如此。当我们重新开始工作时, 我们应首先设法解决结构问题。

当全人类对其前途感到迷茫, 而我们又无力防止越来越多的血腥冲突以及那些对国际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的侵犯之际, 我们的责任是扪心自问, 裁军特别委员会能为和平事业作些什么贡献。

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正确地给予防止核战争的问题以特别的注意。印度代表团最近就此问题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建议。但是, 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核时代, 我们就应该努力防止一切形式的战争。我们大家都担心始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冲突可能会由于偶然事故, 失误或估计错误而达到核门槛。这就是为什么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尊重国际法对于裁军是否成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原因; 同样, 常规裁军是旨在减少核战争危险的一切努力中的一个基本方面。这部分地是因为常规武器越来越尖端化和具有致死性, 而且世界各地这类武器的使用正越来越频繁。

我国代表团认为, 以上这些想法可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对防止核冲突的事业作出任何贡献的基础。

主席: 我感谢意大利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尊敬的荷兰代表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 多年来, 荷兰曾多次强调大力寻求核军备管制和裁军的必要性。在这方面,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在核军备管制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即一方面由核武器国家进行核裁军, 与另一方面由无核武器国家保持非歧视性的和可靠的不扩散制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正如我们在过去曾指出的, “无限制的纵向扩散可增加日益扩大的横向扩散的危险。”

因此, 我国政府极为重视美、苏之间目前在日内瓦举行的核裁军双边谈判。根据《最后文件》第48段, 这两个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核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负有特别的责任。



(范东根先生，荷兰)

这并不是说现在人们应单纯地依赖这些谈判，而放弃实现核裁军的其他途径。

荷兰一贯认为，缔结一项全面禁试条约早就应该实现了。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全面禁试条约一直是国际裁军议程上的优先项目。但是尽管如此，核试验仍在继续进行。

永远全面地和可核查地禁止一切环境中核爆炸装置的试验将大大阻碍核武器国家或无核武器国家发展新的核武器。

全面禁试将加强各国的安全、为逐步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创造条件，并且将更加接近在逐步降低军备的基础上达到不减损安全的目标。此外，停止核试验的一项普遍协定将增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准备恢复三边谈判使荷兰政府深感遗憾。

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将参加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项目 1 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

我们充分了解中国和法国提出的论点，即设想中的全面禁试条约将是为了冻结目前的局势，使其有利于两个拥有最大核武库的核武器国家。我们并不想就这一论点进行争辩，但是我们愿指出，这一论点显然更适用于那些拥有为自己提供核军库的工业和技术能力的无核武器国家。存在着的核武器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很难接受这种论点，即某些国家在审议停止试验之前，必须进一步进行试验，以便加强它们的核能力。此外，我们相信前面提及的美苏双边谈判的圆满结果——我们真诚地希望谈判会获得成功——将有助于其他核武器国家放弃对目前正在谈判的禁试所持的保留意见。

即使正在审议的禁试的参数不能完全满足所有国家的国家要求，那么建立一个对全面禁试条约遵守情况进行核查的恰当、综合的国际监测系统将会满足它们的全部要求。这正是我们在今年夏季设法努力去做的工作，因此，我们欢迎中国和法国积极参加这一工作。

大家不应认为我刚才的呼吁表明我们对特设工作小组现在拥有的职权感到完全满意。众所周知，我们确实最最重视充分核查，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核查本身是目的。

《最后文件》第 3 1 段中说，任何具体协定所规定的核查形式和方式都要取决

(范东根先生, 荷兰)

于并决定于协定的宗旨、范围和性质。各种核查的要求可以大大不同,这取决于设想中的禁试是否将决定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所有的核试验还是仅仅禁止核武器试验。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两个项目结合起来:第一,一项恰当的范围定义——荷兰政府认为这将意味着所设想的禁试也应适用于所谓的和平核爆炸;第二,充分、合理的核查系统。

在这方面,也许我可以重复我的前任于1981年4月2日不得不指出的:“我们在处理每个各别的组成部分时,不应好高骛远。我们不应盲目追求完美”。

为了理智地讨论核查问题,就必须解决范围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尊敬的瑞典代表图尔森夫人于1982年8月3日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5次会议上所说的话:“应充分利用现已设立的工作组,对全面禁试条约的各个有关方面进行调查”。

当然,核领域中的核查问题超越纯粹的禁试问题。不管超越的范围看上去是多么大,只要开始考虑停止生产核弹头和销毁储存,那么核查问题最终还是要起作用。同这些目的所需的侵入性核查措施相比较,有效的和可充分核查的禁试所需的措施在范围上可能不会很大。

在停止核武器的生产方面,有一种不太直接的、但最终很可能是有效的方法,即停止用于武器用途的裂变材料的生产。荷兰一直对这个由已故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提出的观点感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停止生产是可以用原则上已制订好的国际核查制度对其进行核查的极少数几项核军备管制措施之一,当然我所指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

然而,现在让我谈谈目前可行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方法。

主席先生,荷兰代表团感到满意的是,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议程项目1所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在你的有效领导下已顺利地开始行动起来。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尊敬的同事、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担任该小组的主席。我们相信,在他的精干领导下,该特设工作小组将完成其目前的有限职权允许的一切工作。我们还对埃里克森博士将作为特别顾问参加小组的活动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特设工作小组目前的职权要求它通过大量的审议工作来讨论并确定同核查与遵守有关的各种问题,以期在实现核禁试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在1982年会议结束之前,特设工作小组必须就其工作进展情况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出报告,尔后,

(范东根先生，荷兰)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作出决定，以履行其在这方面的责任。

显然，我们必须较迅速地行动起来，及时行使这一职权。因此我们建议，不管其他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情况如何，应使该工作小组能根据其需要召开多次会议。

荷兰已向工作小组扼要地提交了第CD/312号工作文件，现在我有幸介绍一下这份文件。该文件中载有关于特设工作小组各种活动的工作计划草案。

第一部分是说明我们对议程项目1态度的一些总的看法。我们认为，禁止核试验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停止纵向和横向的扩散作出有效的贡献。因此，一项核禁试条约将是走向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有待达成协议的限制应是全面的并可适用于全世界。在这一前提下，就项目1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当然应利用三边谈判的各项报告，但不应把那些谈判作为其工作的唯一基础。关于所谓的和平核爆炸，我们认为可把它们与非和平核爆炸区别开来。应把和平核爆炸纳入禁试条约之中，但是我们可能最终愿意在一项单独的议定书中考虑解决这些问题。

应设想建立一种国际监测系统。如果这一系统将是全面的，它应是一种综合的监测系统，其中包括大气以及地震侦察的方法。

工作文件的第二部分载有特设工作小组工作计划草案的纲要。我们建议工作小组可以从审议一个综合国际监测系统的机构方面的问题开始工作。

澳大利亚于1982年4月22日在第CD/95号文件中提出把在这一项目中有待审议的问题分成三个主要题目，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偏离这一作法。工作小组可以有益地利用载于这份文件中有关各种问题的解说性清单。

工作小组的第二项活动将是由地震专家特设小组根据其一贯的职权开展工作的基础上，并在把大气侦察方法同所设想的监测系统相结合的基础上，拟订建立综合国际监测系统的技术先决条件。

我们把同遵守禁试有关的条款列为工作计划的第三项。

计划草案的最后一项属于全面禁试最后条款的显著范畴。如果这一提出的工作计划得以完成——我承认这种可能性值得怀疑——那么缔结一项多边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条件就将成熟了。

在提出工作计划纲要之后，工作小组将需要专家的指导。地震专家的工作必须

(范东根先生, 荷兰)

继续进行, 大气侦察方法的咨询机构可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工作文件的最后、也就是第三部分中, 我们建议目前正在工作的地震专家特设小组的职权应予扩大, 包括对大气侦察方法提供咨询的内容, 以此来充分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必须对新机构的名称作相应的更改。为了避免无故浪费时间, 应把这一新的科学专家特设小组作为特设工作小组的附属机构, 并向该特设工作小组汇报工作。

该小组当然应自行决定自己的程序。譬如, 它可以决定设立两个或更多的附属机构, 其中一个由地震学家们组成, 这样就不会破坏地震小组目前的富有成果的合作。

也许我可以再具体谈谈地震学家的合作问题。迄今为止, 专家小组尚未能够汲取最近在技术方面取得的一切有关进展。我们认为, 应特别注意规定各种程序, 它们将确保在全球网的所有观察站中都没有先进的数字记录设备, 并且确保应安装具有充分的处理地震表记录能力的计算机, 并把这些计算机同国际通讯系统连接在一起。

主席先生, 关于第CD/312号工作文件, 我就介绍到这里。但是在我结束发言之前, 我愿再次强调指出, 我国政府认为全面禁试条约是对核军备加以管制这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因此, 我国政府将继续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贡献。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今天本委员会讨论我们的议程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我要在发言的第一部分谈这个问题。然后我将详细地谈到某些关于新近建立的核禁试工作小组的问题。

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 特别是一个核武器国家通过的加紧核军备竞赛长期计划, 由裁军谈判委员会采取步骤千方百计解决项目2的必要性比以往增加了。由于有报导说美国已作出新的努力来论证不妨打一场核战争并力求打赢这一场战争, 因而采取紧急措施制止核军备竞赛的必要性已再次被人们所强调。

8月16日出版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文章, 内称: “按照里根政府的指示, 五角大楼完成了一项使美国有能力打赢一场同苏联进行持久性核战争的战略总计划。”根据这一新闻报道, 该计划将代替名声不好的、由前政府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批准的第59号总统命令。据说该计划比上述命令和其他相应的美国文件更实于好战姿态，在提倡核战争方面讲得也更详细。报道引用了198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该文的作者之一最近被任命为美国政府的一名顾问。这些作者说明在一场核战争中两千万美国人的死亡就算是“过得去的水平”。但是没有对一场持久的核战争情况下，在我国地区——在人口大量集中，其中之一的国家是一个世界上核武器最密集的国家的中欧——的可能死亡作出结论。在一场持久的核战争中这个地区的死亡数字肯定会高得多，对这一点难道有谁会异议吗？因此，鉴于日益增长的核战争危险，核裁军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活动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委员会一定要给予这个问题以应有的优先地位。令人感到满意的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和最近在这里进行的讨论中都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仍然赞成建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这将明确而令人鼓舞地表明，本委员会将履行它的责任。不幸的是，现在和以往一样，这样一个步骤正受到某些核武器国家的阻挠。

8月10日我国代表团以极大的兴趣注意聆听了尊敬的美国代表的发言，他在其中宣称：“我们认为对有意义的核裁军措施进行谈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没有就裁军谈判委员会在这方面的作用作出结论。我国代表团很想知道，根据上述意见美国代表团是否准备审查它的立场，并同意建立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8月5日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它支持建立这样一个工作小组。

在我们以前的讨论过程中，有人提出论据，认为考虑到正在进行双边谈判，没有必要就项目2建立工作小组。当然，这些谈判是很重要的，我们祝愿它们成功，我们希望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基础上能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但是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并不互相排斥。正如1979年社会主义集团提出的第CD/4号文件中指出的，就停止生产核武器和销毁这类武器的谈判进行准备并付诸实现，不会有损于双边谈判，它们也不会妨碍双边协议的达成。

就项目2进行多边谈判的目的应是提出一个核裁军的全面方案。这将有助于其他论坛的谈判。近年来已汇集了许多建议，它们可以在一个特设工作小组进行更有条理和系统的讨论。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考虑到以下提案：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苏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的关于拟定、批准并分阶段实现核裁军方案的提案。
- 印度、墨西哥、瑞典和爱尔兰向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出关于共同冻结核武器的提案。
- 加拿大提出的“窒息战略”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关于禁止生产用于武器用途的可裂变物质的提案(CD/90)。

这只是一份说明性的单子。秘书处编印的工作文件CD/171和CD/293表明，有充分的材料要由关于项目2的特设工作小组去处理并将其变成一个核裁军方案。

与项目2密切相关的是防止核战争问题。虽然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在它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防止核战争仍然是当前最尖锐和紧迫的任务，但在那次会议上不可能就这方面的紧急措施达成协议。某些代表团到了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几小时才真正同意建立一个附属机构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本委员会把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开始的工作继续下去的时候。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印度代表团8月12日提出的建议，即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防止核战争的适当和具体措施进行谈判。该小组应审议各种旨在保证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战争以及有关目的的建议。在这方面，核武器国家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最近的事态发展再次强调说明就禁止核中子武器进行谈判的紧迫性。

据报刊报道，美国现在正准备生产第三种类型的中子弹头。报道称，美国设想在今后十年生产的23,000核弹头中有一大部分将是中子弹头。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了我们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多次表示的担心，即把中子武器引进军事武库将降低核级限。这一点特别为以下事实所证实：美国主要军界人士正考虑“以某种授权低一级批准的方式”在中欧使用战术核武器。一份最近的美国研究报告指出，要消灭对方一个坦克师可使用5至20枚中子核弹头。在这里，军事计划家似乎又把这种武器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常规武器，因而完全不顾使用这种核武器会在中欧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更不用说关于中子武器作为一场全面核战争的扳机所起作用的世界性含意了。在上述军事计划家看来，中子武器是所谓综合性战场或“常规、核、化学、生物、电子战场”的理想武器。考虑到所有这些事态发展，我国代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代表团愿意重申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提案，即：裁军谈判委员会应创造必要的组织条件就禁止核中子武器问题进行谈判。进行这种谈判的最理想的组织机构就是建立一个适当的工作小组。

在讨论了有关项目2的问题之后，我要表示赞成这样的建议：主席应着手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后有关项目2的行动方针进行协商以使制定出一项共同方案。我们希望你将很快就能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报告有关协商的情况，以便我们作出相应的决定。我国代表团认为，就项目2举行几次非正式会议是不够的。

上面提出的办法将是支持——如澳大利亚萨德勒大使在8月5日所称的那样——“裁军谈判委员会这一体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办法。我要赶快补充的是，应称为“这一谈判体系”，因为仅仅进行讨论，技术辩论或甚至“教育性发言”都是不够的。

这也完全适用于核禁试特设工作小组的活动，该小组已于上周举行过它的第一次会议。关于这个小组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想强调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该小组在它的工作中应根据的原则是，应由一项具体裁军协议的禁止范围来决定它的核查方式。这个原则曾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第33段得到重申。因此，我国代表团同意8月10日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发表的意见，他说：“涉及核查的第一个问题是禁试的范围”。只有在明确了解全面禁试条约的范围的基础上，工作小组才能着手讨论并确定核查的各个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条约的范围应是永远禁止一切国家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第二，讨论和确定核查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并通情达理地进行，要记住本委员会的目标是拟定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因此，工作小组应把它的工作重点放在与这项条约有联系的核查的主要政治和法律问题，而不是就核查问题进行抽象的学术性的讨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工作小组进行工作的第一阶段，工作小组应讨论一切有关的建议，并把可能构成一项核查系统基础的各种问题确定下来。到明年，根据新的职权范围，工作小组就可以开始实际起草总的条约。

第三，我国代表团将反对把特设工作小组变成另一个技术小组的企图。我们认为该小组不宜于成为讨论所谓国际地震监测系统的行政、财务和法律等各方面问题的场所。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在全面禁试条约的基本条款达成

(格哈德·赫德尔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协议之后解决。那时可以为这些高度组织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建立起适当的机构，如果用相反的方法，那就意味着本末倒置。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不了解条约的范围是什么和哪些国家参加这个条约并将为国际交换提供资料，那么在这方面将讨论什么东西呢？而且，如果由于某些国家的态度，条约将只能在遥远的未来缔结，那么，届时技术将要进一步发展，而今天的技术和组织方面的考虑就可能过时了。

第四，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完善的、十全十美的核查系统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在这里象在其他场合一样，人们不应寻求一厢情愿的核查系统，而应寻求可以办得到的、将充分保证秘密试验可以被侦察出来的系统。现有的核查技术手段、地震资料的国际性交换以及某些国际间合作的程序，其中包括根据挑战进行核查，可使侦察出这类试验达到很高的成功率。我国经过反复考虑得出的看法是，因为没有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而造成的威胁要远远超过由于一个未必见得十全十美的核查系统所引起的轻度风险。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不能不再次对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核禁试工作小组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关注。我们希望它们将重新考虑其立场并积极参加这个小组。我国代表团还深感遗憾的是，8月10日在全体会议上和8月13日在工作小组中听到美国重申它的立场，认为全面禁试只是一个“最后目标”，现在这个时候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是不适宜的”。

更有甚者，在8月6日轰炸广岛的周年纪念日，美国政府的一名负责人士宣布，美国将继续进行核炸弹试验，并可能试验更大的武器。

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可能要问，核禁试工作小组有什么用处。在这个问题上，瑞典代表团8月3日曾对上述核武器国家的态度表示怀疑，我们也有同感。

我们曾一再强调指出，核查问题的讨论要同裁军协定的实际需要相联系，但不应成为对某些军备限制和裁军措施问题缺乏达成协议的政治意愿的挡箭牌。如果刚刚建立的工作小组被一方用于这个目的，那将很不利于本委员会和裁军事业。

就我国代表团来说，我们愿意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主席先生，由于第一次在一个正式的全体会议上发言，我首先希望对你在本届会议异常困难的月份里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表示其他人已表示过的祝贺。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向你的前任，日本的大川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他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联大之前的关键的月份里对我们的工作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长期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任何人都必须习惯于这一事实，即，随着时间的飞逝，一个接一个的好同事从我们中间消失。本月份我们难过地注意到瑞典的英亚·图尔森夫人，中国的俞沛文大使和秘鲁的巴尔迪索索大使都未出席会议。对于他们在本委员会的工作应表示称赞。然而这种遗憾的表示已被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罗马尼亚的达特库大使到我们中间来的高兴的心情所压倒。我祝愿他在新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依照我们的工作计划并完全依照久已确定而仅仅在最近才再次肯定的优先事项，我希望今天首先谈谈有关议程上的头两个项目的问题，即：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核禁试。这两个项目实际上是仅仅在几周前结束的第二届特别会议的整个过程中所集中注意的唯一两个问题。

特别会议是在特别困难和令人不安的国际环境下召开的。这个时期被认为是并也证明确是不利于旨在遏制军备竞赛和促进真正的裁军努力的时期。然而，象大多数成员国的代表团一样，匈牙利代表团当时参加特别会议时是充满了决心，要尽一切可能致力于消除核灾难的威胁、停止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以及促进裁军的具体措施。

特别会议虽然未能达成具体的结论和建议，但却清楚地表示“它对战争的危险，特别是核战争的危险的深深的忧虑”并明确宣布防止核灾难“仍然是当今最严重和紧迫的任务”。

各国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曾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怖和蹂躏，现在又生活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积累的阴影下，因此都充分认识到如果他们要生存下去，要生活在和平和安全之中，就必须防止核战争，就必须结束核军备竞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代表团和绝大多数成员国的代表团一起探讨了特别会议的基本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舆论界的遍及世界的运动对那些代表团的努力予以前所未有的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都欢迎苏联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庄严保证，并敦促其他核武器国家承担同样的义务，也就是，它们必须为人类的未来担负特殊的责任。

匈牙利代表团充分相信，如果所有核国家都承担这样一种义务，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就会加强那些国家之间的信任，以及无核武器国家对它们的信任，并且这实际上将等于禁止使用核武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将为裁减和消除核武器采取进一步步骤创造必要的气氛。

在本期会议的前四次次会议期间，大多数的发言使我国代表团确信，在这张谈判桌周围的大多数人都准备和愿意就最高优先的问题，例如防止核战争以及核裁军的各个方面，开始进行有意义的谈判。我们对于表示有意愿的迹象表示欢迎，并准备积极投身这类谈判。在这一点上我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于印度代表团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有关在议程项目2下要设立的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草案的第CD/309号文件所感到的满意心情。很多年来一贯支持设立该工作小组的匈牙利代表团欢迎这一新的倡议。我国代表团和其他几个委员会成员国一起请求你立即着手就那项提案进行紧急协商，讨论同一个题目的委员会非正式会议不应有太多的拖延。

国际大家庭，当然包括我们各国的人民在内，都对前几年的裁军谈判没有取得确实的成效表现出义愤。批评在增长，期望在增长，因此，整个裁军谈判委员会及其成员国的责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在特别会议时某些代表团公然顽固地蔑视绝大多数，甚至于他们本国人民大众的愿望和决心，顽固地阻碍旨在就最紧要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每一个努力。现在压力正加于本委员会之身，并且那种压力在明显地增加。如果我们要避免由于未能完成我们的任务而来自遍及世界的批评和谴责的话，我们必须就议程上的优先问题开始进行具体的谈判。如我刚刚已试图指出的，其中一个优先项目是防止核战争和核裁军。其它一个优先的问题，正就是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核禁试。

全面彻底禁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是一项特别紧迫的任务。这是一个早就该解决的问题。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在特别会议的发言中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乐观并表示了相当大的期望，他说：

“在这方面令人鼓舞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于今年4月在日内瓦通过建立一个工作小组就这些项目早日开始进行审议的决定。我们将尽全力确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保工作小组对尽早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一事作出贡献。”(A/S-12/PV.9, 2.31)

匈牙利代表团欢迎本委员会上次会议作出的决定，并向项目1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瑞典的瑟特·利德戈尔德大使表示祝贺。我们可以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支持和合作。

4月份当我国代表团加入关于那个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的一致意见时，我们表现了一种合作和妥协的精神。我们认为并继续认为那个妥协方案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而且必须开始进行具体工作，就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进行谈判。我们完全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赫德尔大使在4月21日的发言中对那项职权的规定作出的解释，并且匈牙利代表团将依照这一解释参加工作小组的各项活动。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在我之前发言的我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事就有关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所发表的意见。

就议程项目1来说，匈牙利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和法国不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态度表示遗憾和不满。我们当然希望他们的消极态度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有关美国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和美国政府公开拒绝恢复全面禁试三边会谈的令人震惊的报道对所有那些急切想就该最高优先问题开始谈判的人来无异是一记耳光。如华盛顿的一名高级官员最近指出的，美国甚至可能增加被试验武器的规格，这一前景不仅对本委员会的成员国而且也对全人类来说，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关切和忧虑。

因此，匈牙利代表团热切地等待着美国代表团的详尽和明确的发言，阐明其政府就那一十分重要的题目的意图。

今天我要谈的还有另一个项目。在委员会春季会议期间，匈牙利代表团欢迎通过了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一项新的职权，使它能加速起草一项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化学武器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如我们在特别会议时也曾强调的，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重新作出努力以便早日拟定和缔结该公约。我们必须注意，有关在西欧制造和部署一种新型化学武器，即二元武器的某些决定很可能要引起一场军备竞赛的新巨浪。因此，理所当然和紧迫的事是，应要求所有会员国在波兰的苏伊卡大使精干的领导下的工作小组中对于7月20日以来一直进行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此种积极贡献的最好样板是苏联在特别会议提出并在此作为第CD/294号文件

(科米韦斯先生，匈牙利)

提出的关于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团支持的那份文件，若能得到其他方面表示同样意愿，是能够就一份公约草案进行加速和严肃的谈判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的。

匈牙利代表团认为，该工作小组已经在其审议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人们不应忘记提到化学武器专家们的有益的活动——至少足以拟定一项公约的综合草案案文。载有达成一致协议的条款以及在我们现在支配的短暂时间内不可能达成协议的条款的备选案文的这份综合案文不仅使我们而且也使即将召开的联大会议有可能对已取得的进展作出估价，然后可作为我们明年进行谈判的一个有用的基础。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不能不强烈地表示出我国政府和匈牙利的舆论对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巴勒斯坦人民以及该整个地区的人民的蛮横侵略的深切忧虑和义愤。我们已强烈地谴责了灭绝种族的进攻及其幕后的帝国主义动机，并继续要求全部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和其它被占领的领土上立即撤出。

主席：感谢匈牙利代表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请中国尊敬的代表、田进公使阁下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今天我想谈谈禁止化学武器问题。这个问题在裁委会的工作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人们也对禁止化学武器怀有特殊的关切。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武器的非人道性使世界人民特别感到厌恶，另一方面也由于化学战的威胁有增无减。当前，一个超级大国面对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拒绝国际调查；另一个超级大国不顾国内外的反对继续主张用二元化学武器更新他们的化学武库，取得了化学战能力优势的一方要力保已经取得的优势，而失去优势的一方则力图恢复曾经有过的优势，从而竞相扩充各自的化学军备。这些事实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若干局部冲突的历史经验都提醒我们绝不能对使用化学武器掉以轻心。裁委会有责任消除这一可怕的威胁，尽快就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的公约达成协议。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由于化学武器工作组几任主席领导和推动我们的讨论的才干，许多代表所表现出来的诚意和合作精神，以及专家们

(田进先生, 中国)

的科学求实态度,使我们今天有可能进入拟定未来公约条款的新阶段,而春季会议结束时提出的 CD/CW/WP33 号文件有助于我们的进一步谈判。

现在我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 一、关于禁止范围。

我们历来主张未来公约的禁止范围应当包括使用。其理由我们已在裁委会和工作组会议上反复申明过。在春季会议上,我们还为此与其他四个代表团共同提出了备选案文。在7月20日以来的讨论中,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得到了更多的注意。我要感谢罗马尼亚代表作为“禁止范围”问题协商小组的协调员所做的有益工作,他为我们汇总了一份有关这一问题的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清单,为今后的讨论提供了方便。

### 二、关于公布。

公布是未来公约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有关公布的各项条款应当包含周详而准确的公布项目和内容,否则就不能确保公约的有效性。我愿指出,在 CD/CW/WP33 号文件的附件二中,规定了公布的内容应包括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能力和地点,这是完全必要的。同时,我们还认为,这里所指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既应包括专门建立的单独设施,也应包括附属其他化工企业的专用设施(例如,设在某一民用化工企业内的一个化学武器生产车间等)。

我们注意到了苏联最近提出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基本条款”,其中包括了有关公布和建立信任的条款。但是根据这份文件,某国对它的化学武器生产设施的地点,有可能要迟至该国成为未来公约的缔约国七年之后才向国际社会公布。这样的延迟是难以理解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加入公约,就意味着它愿意承担公约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因此,有什么必要使应予拆除的生产设施的地点继续长期处于保密状态之中呢?这不是和建立信任的宗旨背道而驰吗?

### 三、关于核查。

核查问题是未来公约的又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严格有效的核查是使公约不致成

(田进先生，中国)

为一纸空文的重要保证。这里只要提一下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历史教训就够了。正因为该议定书缺乏必要的核查条款，致使在议定书签订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指控违反议定书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包括近年未有关在阿富汗和东南亚进行化学战的指控和报导，都不能得到公正的国际调查。这不能不损害议定书的权威性。

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强调国际核查，尤其是必要的现场视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许多国家都提出过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在CD/CW/WP.33号文件中也包括了一些很好的规定，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对指控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或报导进行现场调查的条款。如果我们要为国际社会制订一项可以信赖的公约，包括这样的条款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注意到历来在核查问题上所存在的对立立场，现在出现了某些接近的迹象。例如，在苏联提出的“基本条款”中接受了现场视察的原则，并提到了在两个方面实施现场视察的可能性。当然，要确保公约的有效性，显然还应包括更多的必要的现场视察，如对拆除生产设施的现场视察和对指控使用的现场调查，等等。

夏季会议开始后，化学武器工作组主席采取了一些灵活的做法，成立了若干非正式的协商小组，就未来公约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较深入的磋商。我们欢迎任何有益的尝试，但是也希望任何协商都不要脱离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不要离开CD/CW/WP.33号文件。

在过去的一周里，来自23个国家的34位专家还就一些技术问题进行广泛认真的讨论，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我们愿意向为此做出贡献的所有代表和专家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的专家磋商能紧紧围绕着制订公约的目的进行，而不要变成纯学术讨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曾深受化学武器之害。在这方面最近的一些报刊有新的报导。中国代表团真诚希望尽快缔结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公约，根除化学战争的危险。我们愿与各国代表团一起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斯蒂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我要求今天发言是为了对法国和中国代表团宣布它们将不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的工作作出反应。

(斯蒂尔先生, 澳大利亚)

多年来澳大利亚一直强调指出全面核禁试条约是裁军谈判中的优先项目, 澳大利亚一直在这一问题的国际论坛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一贯认为, 这种禁试应是真正全面的, 它应永远禁止一切环境中的所有核试验。根据定义, 一项全面禁试条约必须能够吸引各国的普遍加入。显然, 如果进行核试验的所有国家从一开始就参加拟定条约的工作, 那么这一前景将会是更为美好得多。的确, 虽然本委员会设立的这一工作小组暂时尚不拥有开始就一项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的权力, 但是该小组却有机会为此目的作出宝贵的贡献。工作小组不具有谈判职权这一事实倒更可说明为什么所有代表团都应该参加该工作小组。

使澳大利亚不能不感到遗憾和失望的是, 两个核武器国家认为不参加这一努力是合理的。长期以来, 澳大利亚公众一直对核试验的继续进行, 特别是在我们这一地区内进行的核试验感到关注。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两个同澳大利亚关系极好的国家不参加旨在最终停止这种试验的原因, 这对澳大利亚政府来说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澳大利亚希望法国和中国将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并早日在核禁试工作小组中占据其理该担当的席位。

同样地, 澳大利亚希望其他三个核武器国家将尽早恢复它们之间的谈判。

主席: 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根据委员会在第157次全体会议上的决定, 现在我请尊敬的挪威代表、韦尔纳大使阁下发言。

韦尔纳先生(挪威): 主席先生, 首先我愿对你的一番良好的介绍性欢迎词表示感谢, 并祝贺你在八月份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考虑到肯尼亚和挪威之间的密切关系, 我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在本委员会上发言使我感到极为愉快。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愿忆及在过去的会议上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你总是为这些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闭幕之后立即召开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本期会议, 这必然使本期会议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其他政府一样, 挪威政府感到失望的是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通过更为大量的和意义更为深远的文

(韦尔纳先生，挪威)

件。会议并没有实现我们所期望的东西。另一方面，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并不是徒劳一场。要做出均衡的分析，就必须考虑一系列的看法。

首先，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为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具体和透彻地讨论军备管制和裁军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又一次机会。在当今世界里处理军备的问题肯定是值得这一世界性机构注意的问题，而只有召开一次特别联大才能做到这一点。

第二，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回顾了执行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各项决定或执行不够的情况。尽管在这方面没有做出一致的结论，但是会议确实重申了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当时作出的各种承诺，其中包括《行动纲领》，仍然有效。

第三，应该认识到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提出了许多的观点和提案。如果这些观点和提案将有助于谈判出种种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协定，那么这次会议将的确是**有价值的**。

然而，现在存在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未能取得具体成果一事可能会使大多数舆论感到失望和心灰意冷，他们可能会越发不信任和厌恶所有的双边裁军谈判。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可能性可能会产生的种种问题。裁军特别联大会议的成果有限，这也说明裁军谈判委员会作为裁军领域中的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能否恢复公众对整个多边裁军谈判进程的信心也成了问题。我们认为，进行多边谈判以达成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协议似乎变得比过去更为重要了。现在迫切需要加快这一进程的步伐。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准备在今天提交两份工作文件，我们希望这些文件将为这一进程作出小小的贡献。

由于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结果，重要的后续工作仍有待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去完成。我们愿在可能的范围内积极参加这一后续工作。

我们仍然重视综合裁军方案，我们高兴地看到已经再次设立了由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担任主席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当该小组在1983年恢复工作时，挪威愿参加这一工作小组。

除了对北欧在裁军与发展方面以及在不扩散政策方面提出的提案作出后续之外，挪威希望看到本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能对组织机构方面的一些问题



( 韦尔纳先生, 挪威 )

采取行动。我提请委员会各成员国注意我们就裁军谈判委员会、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提案。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 我国政府希望委员会将根据其提高效率的需要, 向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有关扩大委员会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的建议。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 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有关这一问题的建议受到了广泛的支持。

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是今天上午会议的议题, 这一问题是裁军谈判委员会议程上的优先项目。

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程和战略核武器双边会谈应该产生有助于核裁军的结果, 这对委员会来说肯定是十分重要的。关于另一个优先项目, 即全面禁试条约, 挪威政府欢迎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2年第一期会议结束时作出的决定, 即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通过实质性的审议工作讨论和确定同核查和遵守有关的各种问题, 以期在实现核禁试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我们感到高兴的是, 尊敬的瑞典代表利德戈尔德大使已被选为这一重要工作小组的主席。

自从1967年设立了审议关于侦察和识别地震事件的国际合作措施特设科学专家小组以来, 挪威一直参加这一小组的工作。挪威参加这一小组的人员是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位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了该特设小组的科学秘书。另一位挪威科学家是二级资料交流的形式和程序研究小组的会议召集人之一。

在过去的十年中, 挪威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 并就地下核爆炸的侦察、定位和鉴定问题完成了大量的研究项目。来自许多国家的专家都已参加了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研究活动。所有这些使得区分爆炸信息和地震信息的方法得以改进。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还出版地震简报月刊, 这份简报分发至20多个国家。

在瑞典的埃里克森博士的干练的领导下, 该小组还建议设立一个全球地震学网, 以协助可能会签订的全面禁试条约的核查工作。特设工作小组正在仔细审议这一全球系统应如何操作。在这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迅速、可靠地交流即将积累起来的大量地震资料。在特设工作小组第一次提出全球系统建议(于1978年在第CCD/558号文件中提出)以来的这些年中, 计算机和资料信息技术发展迅速, 这为改进全球资料交流的效率提供了种种新的可能性。挪威认为特设小组在工作中

(韦尔纳先生，挪威)

应利用这一新的局面。

挪威已为该小组的工作作出了贡献，这就是为了能在国际上迅速交流地震资料研制了一种成本很低的计算机系统。可把这一系统作为模式，并进一步发展这一系统，以便今后在全球地震网中的任何观察站中都安装这种系统。

在这方面，我谨介绍第CD/310号文件，即挪威提出的关于一项全面禁试条约中地震资料国际交流的模式系统的工作文件。这一模式是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研制出来的，这是根据挪威外交部的倡议于1980年开始的研究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今天下午，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的代表们将对这种系统的作用进行示范表演。

我们希望，这一国家一级的贡献将会有助于地震专家小组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并有助于全面禁试工作小组的谈判，因谈判第一阶段的重点就是核查。

正如我们在过去所指出的，挪威政府愿把挪威测震阵列研究所作为全球地震核查系统中的一个监测站。考虑到这一点，挪威将继续积极参加地震专家小组。我们还将作为观察员参加核禁试工作小组。

根据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以及联合国大会在各次届会上通过的几项决议，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是多边裁军谈判中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挪威对今年会议初期就修改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所作的决定表示欢迎。根据第CD/CW/WP.33号文件，并在苏伊卡大使的有力的领导下，谈判工作现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旨在就各种主要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妥协意见。在这方面，挪威已注意地研究了苏联外交部长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期间提出的化学武器公约基本条款中有关核查的一些建议。

挪威政府认为，禁止化学武器是国际裁军议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今天，我谨介绍第CD/311号文件，这是挪威关于核查化学武器公约的工作文件。这份工作文件是基于在冬季条件下取样和分析化学战剂的一项研究项目。这一研究项目也是在挪威外交部的倡议下于1981年开始的，作为挪威对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一份贡献。在工作文件中载有研究报告的总结。报告全文已编入工作文件英文版的附件中。

(韦尔纳先生，挪威)

该工作文件介绍了在冬季条件下在野外对剧毒神经剂和芥子剂进行取样和分析试验的结果。进行野外试验是为了避免实验室装置的人造条件。把取样置于露天的变化着的气温、风力和相对湿度的现实气候条件之下，而在实验室里是很难模拟这些条件的。

在研究计划的范围内，我们研究了决定化学物剂消失的各种因素，以便评估是否有可能做出否定或肯定结论。我们还调查了化学物剂渗入雪中和在雪中扩散的情况， these 问题是取样程序中最重要的问题。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把取样从野外运往一个国际公认的实验室的问题。各种野外试验表明，对可能使用化学物剂之后长达两周时所取的雪样进行分析，仍然能够对化学物剂作出识别，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超过四周还能作出识别。对 VX 和索曼这类神经物剂进行核查的时间可比沙林和塔崩长得多。

在工作文件的最后一部分中，我们对有待在公约范围内设立的协商委员会发表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该委员会应有权进行现场视察，以履行其职责。我们认为，委员会中应集中一批很有资格的国际专家，可以从他们中间挑选出一个多边的专家工作班子来应付每一个案例。

该委员会在建立以后应尽快通过核查程序，该程序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考虑到任何新的科学成就。在拟订现场视察程序时，有必要考虑到时间因素。

在将于 1983 年冬季进行的挪威的研究计划的第二阶段中，我们打算研究同——由国际公认的实验室进行分析之前——样品的贮藏有关的问题。我们还将继续对刺激剂和前体这类其他物剂的习性进行调查。还将致力于研究在冬季条件下使用化学物剂的分解产物作为识别的附加证据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可以大大地扩大在可能使用后的一段长时间内作出可靠结论的可能性。

主席：感谢挪威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所说的一番友好的话。

今天的发言到此结束。是否还有其他代表团愿意发言？

正如委员会所知，大家已就议程项目 2 提出了几项提案。在我们本周的时间

(主席)

表上，关于是否可能于8月19日星期四下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一事仍未作最后决定。我们已就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过一次综合的非正式协商。根据我们既定的做法，我们还需在这一会议大厅里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建议，我们在8月19日下午三时三十分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审议下述提案：21国集团在第CD/180号文件中提出的提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第CD/259号文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第CD/219号文件和印度提出的第CD/309号文件。也许还有其他的提案。我们还将继续就蒙古根据议程项目7提出的第CD/272号文件，即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交换意见。

如果没有其他的建议，我们将根据这一计划工作。

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我愿通知本委员会各成员国，我已请求秘书处把塞内加尔代办根据议事规则第33条和第35条提出要求参加委员会工作的申请信放进各代表团的文件箱中。我将在星期四的全体会议上就这一申请向委员会提出一项决定草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次全体会议将于8月19日星期四上午10时30分举行。现在休会。

下午12时55分散会。

×× ×× ×× ×× ××